

# 改写理论视域下德译中的诗学因素研究

## ——以《蛙》德译本为例

张梅妹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 摘要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文学佳作, 作品以质朴厚重的乡土叙事, 书写了中国乡村近现代的生育变迁,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据, 从诗学操控角度对译文进行分析, 印证翻译过程中改写理论对文化冲突的消解作用, 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外译提供实践范式。

### 关键词

改写理论, 《蛙》, 诗学, 中国乡土文学

# A Study on Poetic Factors in German-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 —A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rog*

Meimei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rch 19,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 Abstract

As a celebrated literary work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o Yan's full-length novel *Frog* depicts the evolution of childbirth in rural China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through simple and profound native-soil narratives, and thus carrie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Based on André Lefevere's

theory of rewrit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ed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 manipulation. It aims to verify how rewriting theory mitigates cultural conflicts in translation and provide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ative-soil literature.

## Keywords

Rewriting Theory, Frog, Poetics, Chinese Native-Soil Liter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这部作品于201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在国内外文学界引发广泛关注。次年，德国汉学家郝慕天(Martina Hasse)翻译的《蛙》德译本正式出版，该译本同时获得文学评论界和德国民众的高度评价[1]。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彰显了译者在文化转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如崔涛涛(2017)以莫言小说《蛙》德译本在德国的接受情况为研究视角，主要围绕莫言这一创作主体进行分析研究，该研究虽对《蛙》德译本的出版历程、文学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未能深入对德译本本身翻译层面的系统研究，目前学界对《蛙》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语译本，德译研究尚存在空缺。好的翻译不仅能确保目的语读者准确接收原作信息，更能在情感层面引发深层共鸣。通过剖析《蛙》德译本这一优秀案例，提炼译者在诗学因素影响下的翻译改写经验。

## 2. 理论概述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述了改写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传统翻译研究仅关注语言转换的局限，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改写活动，强调翻译即改写，并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操控[2]。本文中只探讨诗学这一核心因素。“诗学因素”被界定为文学系统内制约翻译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不仅适用于诗歌理论，更是文学创作理论的统称，在翻译领域中具体体现为翻译为达到有效传播，必然会参考目标语文化中主流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写作范式及文学惯例等。它不仅影响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解读，同时决定了译文的文体、形式、风格及呈现方式。诗学内涵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技巧与主题，二是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3]。根据刘雨濛《德语文学普及程度不高的原因分析》一文，可以将德语文学的特点总结为：一、思辨性强，叙事服务于思想；二、具有浓厚的哲学与心理学内涵；三、带有宗教神学色彩；四、叙事手法复杂，文体交杂；五、整体文风多凝重严谨；六、常借用自然科学概念作为文学隐喻[4]。基于特征形成了德语文学独特的诗学面貌，也为其翻译实践带来了特定的挑战与可能性。

## 3. 诗学操纵下的改写

### 3.1. 词汇修辞层面的操纵

这部分主要分析译者对于原文语言风格的处理，《蛙》这部作品中乡土语言特色鲜明，本文具体从翻译方言、文化负载词、修辞的转化角度分析，其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灵活多变，在深刻考虑到德语诗学风格和德语读者的接受度前提下，对于读者参考上下文或可推敲出含义的情节采取异化翻译，而对

于德语读者过于陌生且没有同类文化背景的情节采取归化改写策略[5]。

### (1) 方言

#### 例 1

原文：田桂花，别耍死狗了。

译文：Tian Guihua, spiel jetzt nicht den toten Hund.

“耍死狗”是中国北方方言，形容一个人故意装无赖、不配合的样子。译者在进行翻译改写时选择了按照字面直译保留原意象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生动的地域口语表达，陌生但可推测的表达方式会吸引读者注意并思考其用意，并传递“中国北方方言”的地域性和口语特色。

#### 例 2

原文：胡啰啰！

译文：Der blanke Unsinn.

原文“胡啰啰”是汉语方言中的拟声词，大意是“胡乱啰嗦”“胡说八道”，译者在翻译时抓住该词表达的核心情绪是斥责、反驳，采用归化策略，译文“Der blanke Unsinn”意思是“纯粹是胡扯”，改写为更具文学翻译特色的表达，译后语气较原文更为冷静、强硬，逻辑清晰，读者能快速获取文中说话人的态度与交际意图，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学质感。但这种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文的地域文化色彩与口语拟声的生动性，使人物语言风格趋于标准化，弱化了特有文化身份。

### (2) 文化负载词

#### 例 3

原文：左侧便是远近闻名的娘娘庙。

译文：Linker Hand den Niangniang-Tempel der großen Himmelsmutter Tianhou.

“娘娘”是汉语中对女神的尊称，既包含民间信仰的世俗性(如妈祖、碧霞元君等)，也隐含传统社会对女性神性的崇拜。小说中的“娘娘庙”供奉送子娘娘等神像，是当地百姓传统生育文化的一种寄托和象征。译者在翻译娘娘庙时采用音译加解释性增译的翻译方法，保留“den Niangniang-Tempel”(娘娘庙)这一文化专有项，避免将其简单划入西方较为熟知的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将中国多元民间信仰引入西方读者视野中，更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播，此外增补“der großen Himmelsmutter Tianhou”(伟大的天后圣母即妈祖)这一释义，妈祖这一形象的国际知名度高，且传统信仰中妈祖兼具生育保育与航海保佑的神职，这一增译既表明其身份与职能，并且在德译文中使用“Himmelsmutter”这一基督教文化中“圣母玛利亚”的专属称谓，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提高西方读者接受度，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出“既中国又世界”的协商性文化身份。

#### 例 4

原文：难道你还能生出个麒麟？

译文：Ein chinesisches Einhorn wirst du wohl nicht gebären?

原文中的“麒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体形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有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瑞兽，是祥瑞的象征，常用来比喻才能杰出的人。在小说原文中这句话带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意思是“你别觉得自己好像能生出多么了不起的孩子”，译者在翻译时带有文化替换策略，归化的改写为“Chinesisches Einhorn”，即“中国版的独角兽”，如果译者直接音译为“Qilin”，在德国读者对“麒麟”这个文化意向完全陌生的情况下，就更无法理解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内容和讽刺含义。译

者采用的这种改写策略达到了最大效果,既平衡确保内容的流畅传递,同时保留讽刺意味和文化内涵[6]。

### (3) 句式

#### 例 5:

原文:“拴个娃娃带回家,全家高兴笑哈哈。今年拴回明年养,后年开口叫爹娘。”

译文: Rotes Band am Hals des Puppenkinds,  
zu Hause freu'n sich alle schon aufs Kind.  
Eben noch am roten Band ins Haus geholt,  
vergeh'n zwei Jahr, da ruft es Papa, Mama schon.

原文是描述中国民间“拴娃娃”求子习俗的顺口溜,句子简短、口语化且节奏感强,而译者在翻译时将顺口溜改为带有民歌特点的儿歌,译文风格温和欢快。此外将原文中的“拴”改写成“Rotes Band am Hals”(红绳系颈),保留“红绳”这一核心意象,以暗示求子这一民俗,“红绳”是全球通用的祈福象征,如西方也有“红绳手链象征好运”的文化隐喻。译者在翻译时保持原诗歌节奏,保留主要意象“娃娃”,译文词语简单且口语感强,并符合德语读者对“诗歌”的形式认知,实现了跨文化情感传递[7]。

#### 例 6

原文: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

译文: Fröschequaken ohne Ende. Nachwort des Autors

该案例摘自小说《蛙》的目录部分,原句“听取蛙声一片”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原词中的“蛙声”本是喜悦与希望的象征,而莫言在小说中对其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化用:他借“蛙”与“娃”谐音,以及青蛙叫声“呱呱”酷似婴儿啼哭的特点,在小说的书信部分借人物之口点明了“蛙”这一意象的多重象征意义由此,原本欢快的蛙声被赋予了沉重的内涵——它象征着被扼杀的生命对生者的追问,承载着生命发出的巨大悲怆之感。与此同时,这蛙声也暗含着原文中“我”与“姑姑”等人内心的忏悔,隐约透露出和解之意,更隐含着新生命正在重新孕育的希望。在翻译这一目录条目时,译者主要采取了归化策略。译者准确把握了原作的核心情感,舍弃了原文中“听”这一动词结构以及原句所附带的田园元素,将整个表达改写为名词复合词“Fröschequaken”,并意译为“Fröschequaken ohne Ende”(意为“蛙声绵绵不绝”)。这一改写既贴合德语文学凝练、名词化的表达习惯,又有力地传递了原作者想要传达的核心情感,实现了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有效传播。

## 3.2. 人物刻画层面的改写

在德语文学翻译实践中,人物刻画是否传神、真实,直接关系到译作能否吸引目标语读者,也折射出译者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理解是否准确。更进一步说,能否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还原原作中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准确感受到作品所传达的情感与思想而不被误导,是衡量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基于此,本文从人物刻画这一具体维度出发,结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诗学因素,分析译者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三类人物塑造手段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

### (1) 肖像描写

#### 例 7

原文:王肝与王胆是异卵双胞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

译文: Sie waren Zwillinge, der Junge mit einem hünenhaften Körper, das Mädchen ein zierliches Püppchen.

原文中对王肝王胆两兄妹的形象描写平实,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夸张和隐喻修辞改写策略,将“高

大”译为更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hünenhaft”，形容为“巨人般的”高大形象，而对“袖珍姑娘”采用隐喻手法，将其译为“zierliches Püppchen”（小巧可爱的玩偶），强化了形象对比，使人物形象带有童话色彩，符合德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 例 8

原文：姑姑的描述给我们留下恐怖的印象。那些“老娘婆”似乎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

译文：Entsetzliche Schreckensbilder blieben mir von ihren Schilderungen im Gedächtnis, von üblen Mundgeruch verbreitenden Wehmüttern mit langen Fingernägeln und teuflisch grün blitzenden Augen.

“老娘婆”是旧时汉语中对以接生为职业的妇女的传统称谓，即“接生婆”，在中国古代，这一职业被列为“三姑六婆”之一，由于从业者需要走街串巷，违背了当时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行为限制，因而社会地位低下，在文学作品中常被描绘为丑陋、阴险或滑稽的反面形象。在《蛙》小说背景下，以接受过科学助产培训的“姑姑”为代表的现代接生员，与“老娘婆”这类沿用落后接生方法的传统角色之间形成了鲜明冲突，小说原文中这一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贬义色彩。面对德语文化缺乏直接对应的情况，译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选择具有中性色彩的“Wehmutter”（助产士）来代替，避免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引发读者的误解或抵触。

#### (2) 语言描写

#### 例 9

原文：“吃一堑长一智，这么大年纪了，少出门多管闲事。”

译文：“Aus Fehlern wird man klug! Geh nicht so viel vor die Tür!”

原文中的“吃一堑，长一智”是中国汉语中常用的谚语，用来形容人在经历挫折或失败后，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获得经验，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该谚语结构对仗工整，采用隐喻修辞，“堑”本指壕沟，谚语中指的是挫折，且原句语境中暗含反讽意味，而译者基于德语诗学中对直接表达的偏好，放弃对原句形式的机械复制，转而选择德语本土谚语，译者选用了“Aus Fehlern wird man klug!”（错误使人聪明！）这一谚语，使用“Aus Fehlern”（从错误中）这一直白表述替代隐喻，既规避了文化意象传递的损耗，又符合德语文化中“重逻辑、轻隐喻”的诗学传统，同时，“wird man klug”（使人聪明）的表达也以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诗学体系中具备可读性与可接受性。避免因文化隔阂产生理解障碍，有效实现了原文意义和功能在目标语中的传递。

#### 例 10

原文：“她认为瓜熟自落。”

译文：“Sie liebte das Sprichwort Der reife Apfel fällt allein vom Baum.”

“瓜熟自落”是中国成语，意思是瓜熟了，自然就会从瓜蒂上脱落下来，它强调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自然而然地达到预期的结果，在文中用于形容生育过程应顺应自然规律。该俗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势而为”的哲学观，也暗含对传统生育方式即自然分娩的认同，与现代医疗干预（如引产）形成潜在对比。译者在翻译时采用文化意向替换和功能对等的翻译方法，将“瓜熟自落”改写为德国常见谚语“Der reife Apfel fällt allein vom Baum”（成熟的苹果自然从树上落下），将“瓜”替换成了“苹果”这个意向，使读者快速理解比喻含义；但汉语中“瓜”有多种隐含意义，此处是暗含“瓜多籽”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但译者将特定意向改写为通用意向，削弱了原文中“瓜熟自落”和“生育政策”之间的隐形关联，或可保留原文“瓜”这一意向并附加解释，来更大程度保留源语文化特色。

## 4. 结语

本研究以《蛙》德译本为分析样本，聚焦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诗学因素”，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例，考察译者在德语文学诗学规范下对原文的改写实践。分析表明，译者郝慕天在翻译《蛙》时主要采取归化策略，在传递原作核心情感的同时，主动对接目标语的诗学期待。这一做法印证了诗学改写对于提升译本传播效力的积极作用，同时这种改写策略有效避免了作品因诗学差异而被边缘化，增强了译作的可接受性与传播力。可以说，正是通过对诗学因素的改写，译者实现了原作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传播[8]。

研究同时发现，诗学改写并非没有代价。案例分析显示，部分带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内容在改写过程中被弱化甚至消解：例如传统生育文化被简化为职业分工的表述，若干乡土特色语言的文化意蕴也未能完全保留。这类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品的跨文化流通，却也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语境被片面解读。

因此，文学作品外译既不能片面追求“绝对忠实”，同时需对改写带来的文化损耗保持清醒认知，在传播效果与文化保留之间寻求平衡。这正印证了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即改写，而改写即文学生命的延续。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将“诗学因素”从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案例分析路径；第二，以德译中国文学为对象，弥补了现有研究多聚焦英译的不足；第三，通过小视角的文本细读，揭示了诗学规范如何在实际翻译中制约并塑造译文形态。希望本研究能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策略选择，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微观分析样本。

## 参考文献

- [1] 崔涛涛. 德译本《蛙》：莫言在德国的“正名”之作[J]. 小说评论, 2017(1): 109-114.
- [2] Lefevere, A. (1981) Translated Literature: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The Bulletin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4, Article No. 68. <https://doi.org/10.2307/1314871>
- [3] 李荣, 王华. 改写理论视角下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以葛浩文英译《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 今古文创, 2024(47): 111-114.
- [4] 刘雨濛. 德语文学普及程度不高的原因分析[J]. 文学教育(下), 2017(10): 128-129.
- [5] 杨国萍, 陆海空, 赵婕. 葛浩文《蛙》译本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及效果评估[J].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22, 28(3): 13-18+52.
- [6] 杨洪娟, 张晶. 葛浩文《蛙》译本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J]. 英语广场, 2024(19): 21-24.
- [7] 石红梅. 跨文化语境下莫言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乡土情怀翻译手法探析[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0, 28(2): 95-97.
- [8] 贺爱军, 贺宇. 改写理论视角下张元济的译外行为探究[J]. 上海翻译, 2022(5): 89-95.